

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攷要卷之七

英國

馬根西元本
李提摩大譯

上海蔡爾康芝絳述稿

英國

· 英民公稟

第百
民稟

一千八百三十二年

道光十二年

英國更改制度之時君民上下無不同心

台意乃開時未久求新班各員又謂向所整頓諸事尙未能悉臻粹美
既而求新之人日多一日講求整頓者之心亦日熱一日核其求請各
節固多入情人理惟類皆推舉領袖甚至聚眾要求則如謀之不臧流
弊遂不可勝詰矣至於所求之事則公擬民約六條一曰舉官之權宜
家掌而戶操之一曰議員不可久於其任宜每年重舉一次以定去留
一曰舉官之際准民間仿照告密之法不宜彰明較著一曰凡舉充議
員者但問其才力能否勝任不必問其身家是否殷實若昔日議員務

須置有財產方得准充之例宜予刪除。一曰既充議員當由英廷議給
薪俸。一曰舉官之地宜使均平庶免偏枯之怨。○查議立民約諸人特
眾要求之法固屬不善然其所請之六事則民間大半已被其澤如比
戶皆得選舉官之權一節今民間已鮮有不能與聞者矣如密舉議員
一節今已准其不必宣露矣如議員不必置有財產一節今已許貧而
有才者入議院矣如議員食俸一節今已詔稍有常經矣夫苟民間之
所請不合於理英廷豈肯俯從哉

海商

所最可惜者當時之民人不知恪守臣節英廷稍拂其欲遂懷不軌之
心。○讀者四起英廷以亂萌斷不可長萬難容忍不得不拘其領袖真
之獄中總自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
八民間之挾制君上者歷十載之久仍不稍知悔改英廷亦仍不能稍

示寬容上下相持公私凋敝其恃手藝爲餬口者大有諺所謂一日捉魚三日曬網之勢即使偶有工作價值亦賤不可言夫以賤值之傭傭之工倘使食價平減或尙可支持一二乃糧食之貴既有加而無已公家之律又有嚴而無寬赭衣之民半於路菜色之民半於家吁其苦矣

民既受大困皆知內有數事實緣國家辦理不善所致遂以無邊苦

越皆歸咎於英廷紛紛恃眾要求者其數較前爲更熾且是時適值法

民大起強收君主而爲民王英民以爲英之與法僅一水之隔耳法既

振縱由民英豈肯受王章之束縛倘使一尋衆口一詞務求速改英廷

其奈我何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英商貿易又值連遭折閱各大

舖相率閉歇工作之輩益無聊賴遍地皆怨謗之聲議論朝章者益衆

遂有數人號於市曰、飢餓而死、與反叛而死、等死耳、況餓則無有不死、
叛則容有生機、凡吾受苦之人、何不速反、又有人言、何必反哉、何必反
哉、凡吾受苦之人、盡聚於此、若有所求、國家豈敢不允、遂有備具稟帖
者、聲明求索國家某某諸事、聞上文所言六事之類、務望立刻准行、稟末具名者、
多至五十萬人、似此絕大稟帖、實歷古之所未有、稟詞既具、又謂、吾等
須同入議院、呈送稟帖、議員必不敢不准、既准之後、上之君主、倘君主
尙欲推諉、吾等不妨亦以英國爲民主之國、庶幾百弊可除云云、英廷
聞變、立飭兵部迅發火票、調集禁旅、額兵巡役、共二十萬名、命惠靈吞
將軍爲元帥、而總統之、惠靈吞聞命、星夜派兵、分守倫敦各總銀行、及
總郵政局、與夫閭閻之家、又發庫存軍械、卽以銀行郵局等諸大房屋
爲礮臺、督隊駐防、其各大橋畔、亦皆派兵、運礮、分別扼守、以杜亂民往

來之路，部署大定，民不敢逞。

英廷宣諭民黨之領袖曰：汝等民人聚議各事，余一人固不之禁也。若有奔馳街市者，罪不赦。各亂民初見防堵之嚴，將卒之勇，器械之利，已餒於心。及聞英廷詔旨，各領袖皆知烏合之衆，萬不能敵經制之兵。遂各息心靜氣，冀以哀籲動君上之憐，且聚議求請各事者，僅存三萬人。彼此講論，亦無叫器之惡習。其措詞立意，惟冀英廷軫念民艱，速設救濟生靈之良法。從無一人尙敢以反叛二字形諸齒頰者。日前在街市間，東弄西突之人，至是亦不收越雷池一步。查若輩初具大稟帖，中本言要求各事者，連具名稟帖之五十萬人，其有六百萬人皆困苦顛連，無門申訴，其姓名業已存記等語。然其實僅有二百萬人曾存其姓名，且尙有本無其人者。迨國家一震神威，遂各冰銷瓦解，因有笑其

虎頭蛇尾一事無成者諸領袖人深悔之及至會議又各自相牴牾更有責之者曰挾勢凌逼君上實與大道顯相違背而今而後務宜執理申辨庶不失臣民之分從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矣○既而英廷允立萬國通商之約而屢中之貿易已漸流通百工皆畧有所事民約一端卽無有置議者闕天大禍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英廷固始願不及此也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八

英國

馬銀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海晏爾康芝絛述稿

戰

一千七百年

康熙三十九年

至一千八百

嘉慶五年

英國多戰亂之象金壁之光

陰半銷磨於兵燹

一千八百一十年

嘉慶十五年

至一千八百十五年

戈之禍更覺無日無之其間且有英法皇拿坡崙之役沙皇與普魯士

尤烈烽火驚心當時尤久及至大功告成英廷始願使兵革與鄰國平

安無事者垂四十年英人幾忘昔年列國戰爭之苦矣有人私心默冀

繼目今各國俱相見於壇坫相交以玉帛即使偶有齟齬亦當各守禮

讓善爲調停朝野上下所致孜孜矻矻者惟在於救苦拯厄生靈永不再

鮮鱗之慘而奈何此境之徒懸夢想也惜哉○一千八百五十一年

咸豐元年

第一行
法皇與普魯士
大戰於法
本國

英

元

年十二月法前皇拿坡崙之姪魯意拿坡崙繼主法國而難作當魯意

拿坡崙之初得法之也會弄法之臣民曰余今爲法國主必將遵循定
律善治國政及是大權在握忽焉作威作福如秦始皇之情其勢力妄
自尊大獨建皇帝之號法之文武大臣有諫之者即羅織其罪而悉置
諸獄巴黎者法都也其民有心不悅服而欲阻止之者又不問其是非
日殺不辜罔知顧忌法民皆重足而立相戒不敢逆皇帝魯意拿坡崙
大喜然猶以爲未足也愚臣民之畏我者不過目前之事耳積之日久
弊焉禍起蕭牆吾其何以禦之不若勞師於外以顯其勇畧則法之臣
民咸注意於戎行之勝負無暇再懷不軌矣於是心問心決計興師
又念歐洲各大國近方輻睦於法即使與之挑釁各國或甘心退讓終
致師出無名其奈何繼而慨然曰土耳其按時邊安及之稱謂現在至歐州
仍及今今當西事古稱希之日

第二片
法皇之廟
成

[illegible]

國有小憾、原可試我新得之勢力、我若設詞以強逼之、彼

或不通則我有爵矣。法土之畔既構，他國必有袒之者。然後以此禍種降而爲歐洲之大禍。我願大遂我位，大安計，無有善於此者。卽遣使語於土耳其王曰：猶太國舊地，貴國之所屬也。昔者我教主耶穌生於是，居於是。今朕欲親臨猶太，觀其聖蹟，及伯利恒穴上之禮拜堂爲特書。遂貴國，運取此堂大小門之兩鎖匙，以獻於朕。朕又欲鑄一銀神，及法之國徽。按如中國以龍爲國旗之類藏諸聖穴，以表光榮。王無逆朕命。土王覽書，大驚。考歐洲南方諸國之人，俱奉天主教爲宗。奉教之神甫人等，皆以教本起於猶太國舊地，得至猶太一觀聖蹟，既表精虔，允增榮耀。按如中國人欲往西又聞故老相傳，耶穌生於伯利恒地方。伯利恒有一穴，卽耶穌離母胎之處。按如伊尹生於空桑之類於是土耳其人就其穴上築一禮拜堂，堂有

離母胎之慮

於空桑之類

於是土耳其人就其穴上築一禮拜堂、堂有

大小各門恒加鎖鑰凡基督教

按天主耶穌二教總名之曰基督教

中人之欲入禮拜堂者

土國向例僅予以小門之鎖匙皆不能大開正門昂然直入前當法國

法蘭西王第一

按法蘭西之各國即以王之民故如英國以華約為開基即以華庶為名其國都之類

在位曾以此事責

問土耳其王未能得志越二百年即一千八百十九年

嘉慶二十四年

法國曾

查舊案與土齟齬仍不得違夫土耳其國小勢弱豈願以區區一鎖匙

開罪於法國哉無如俄羅斯國所奉之希臘教名雖互異於基督實則

同祖乎耶穌且其為大主教者又屬俄羅斯皇歷代不可以理喻土荷

多讓天主教人以教堂之大憾希臘教必相形而見絀是未蒙天主教

人之感激先遭希臘教人之怨恨也故齟齬焉未敢相下及是魯意拿

坡齎又以此事和詰責土王集廷臣而議之皆曰今希臘教之執掌大

權者實為俄皇尼古喇士假使求媚於法必致開罪於俄故相持不決

第三節
俄皇與土
王基

者一載有餘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二月法皇曾意拿坡崙索之
谷堅可聲勢洶洶禍在旦夕土王不敢抗無奈以伯利恒禮拜堂之大
鐘匙昇天主教中修士修士者開戶潛修不與外事界如釋教中之僧人於是希臘教中修士頓
覺無顏而法皇則精鑄銀神盛設儀仗送至猶太之耶路撒冷地方大
開伯利恒穴上禮拜堂之正門敬謹安養法人無不興高采烈直如雄
師大捷齊唱凱歌也者法皇更志得意滿謂土耳其誠不敢與皇帝相
抗違也

俄皇尼古喇士驟聞土耳其王之抑希脫教而榮基督教也赫然震怒
星夜發兵十五萬人直趨土邊倏又轉念曰似此瑣屑之事若遣一介
行李以責土王他國自無從置喙今忽勞師動衆人其謂我何遂命檢
查俄土交涉舊檔有無未結之事足爲俄藉口者乎旋查得一千七百

四十四年

乾隆九年

俄土所訂和約內有聲明數語似可指爲土耳其基國所

屬之希臘教中人已讓與俄皇爲主遂遣使質問土王其實約內僅言

土耳其基國必保護希臘教人無使失所而已乃俄皇之意則曰土既允

俄以保護希臘教人可知希臘教人應認俄皇爲主否則土國自行保

護其民干俄底事而必切切焉聲明約內哉○土國聞有俄師大懼及

接見俄使聆其無理取鬧之語不特土之君臣士庶皆愕然不得其解

卽土之諸友邦聞之亦皆謂俄皇所言毫無情理英國君主維多利亞

更親御筆札致書於俄皇尼古喇士曰朕聞貴皇詰責土耳其基國之語

因取俄土和約端詳審視其命意之所在覺與貴皇所言絕不相類倘

竟如貴皇之意則土國所屬人民四分之一不已全歸俄屬乎土之權

勢不已離土都康斯但提挪泊而歸俄都彼得羅堡乎總之希臘教人

若欲改隸俄屬則歐洲竟謂無土耳其基國可也實皇其何說之辭土王
又遣使至英請問英君主我何以答俄皇乎英君主曰拒之而已矣豈
曰讓之云乎於身土王覆書於俄皇語雖謙遜意雖委婉惟於希臘教
人應隸俄屬一端終不肯讓事聞於法奧普諸國亦以土王之不肯讓
俄爲不失國體而深許之然俄皇則怒不可遏謂土既不能以理喻俄
惟有以勢爭發兵遂入土邊奪丹牛波江畔一省會而踞之時一千八
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七月初二日也俄皇猶欲自文其過而論其民人曰
朕非黷武窮兵之主也今茲伐土之役不過完俄名分之所在斯已矣
或有問俄之名分究竟何在者則有滑稽之士笑應之曰禮拜堂之鎖
匙數具也堂中之銀神一尊也土耳其基國四分之一也視土爲俄之藩
屬也不知其他

俄既踞土之丹牛波江畔地諸國皆謂事出非常若無調人善處其間後將禍生不測於是英法普奧四大國各遣大臣會於奧之維也納都城商定一善處之策謂若能依此而行俄土兩國各不致傷及國體遂公致一箋於俄皇其大意謂希臘教昔在土國應沾之利益今仍一一付之無使少損至俄皇欲別有新增之權勢強逼土王一節箋中絕不提及俄皇覽箋之下心悅誠服一無異議四國大臣大喜遂更致箋於土王以爲土王已失之地仍得金甌無闕將失之權仍不致太阿旁持必亦欣慰過望而府首無辭從此絕大風波崇朝平定何幸如之萬不料土王不感友邦排難解紛之德反謂書中數字未盡妥洽與日與俄立約必須刪改某某字樣其實元本數字於土事無關緊要改數字亦於俄事不甚喫重此真所謂無中生有者也俄皇聞之心不悅使

使謂四國大臣曰、土王若能如貴大臣等所議、懸諸國門、不能增損一字、朕自無不樂從、若欲妄改分毫、朕不敢聞命矣、諸大臣轉商之、土王仍堅執已見、於是諸大臣皆無可如何、惟有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耳、○土王又遣使至俄營、請退兵而返其侵地、俄皇不許、十月二十三日、土王大張聲勢、一似小國可以敵大、寡固可以敵衆、弱固可以敵強也者、決計欲與俄皇相見於戎行、有善覘國者曰、俄土二主、實皆願遵四國大臣所定之約、惟土欲自炫其長、索改無關得失之數字、俄乃怒其以蕞爾之邦、反敢藐視衆國、若不示以威武、必致長其驕傲之氣、後將不可復制、彼此遂以視同兒戲之事、釀而爲生靈之大禍、豈諺所謂人爭一口氣、佛仗一爐香者、固應如是乎、抑歐洲之劫運、冥冥中實有主之者乎、嘻、酷矣、

且夫土耳其之在歐洲，未嘗有強大之名也，其君若臣，又非明理而能軍者也。一旦無知妄作，欲創絕無僅有之大亂，使歐洲無寧宇，彼各大國暨明理之諸君諸大臣，夫豈真袖手旁觀，任其竟成戰局哉？而不知土之敢於大張旗鼓者，有陰袒之而不啻明助之者也。當是時也，英國雅白顯侯實執英政，跡侯生平之持論，以爲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本爵少年居於日耳曼之雷勞細地方，親見日耳曼聯邦大戰之後，血流成渠，骨暴成嶺，其爲可慘，孰大於是。老夫耄矣，終不願復見兵革之禍矣。及至俄土變起，卽執宜和而不宜戰之說，乃求和而反速之戰也。此豈意計所及料哉？初，雅白顯侯聞有俄師，卽不憚辛勞，爲土行成於俄皇之前，其意惟求兩國不出於戰，令此別無奇計也。土之大臣則大喜，謂英國兵艦之在地中海者，幾有陸艦相接之勢，今幸助土以制俄，則我

何畏俄哉，又謂英助我，我有所舉動，豈可不謀於英？故凡有與俄
涉諸事，必先與英國出使士國大臣，再四熟商，然後定奪，與俄來往之
公文，亦無一不先與英使議定，而後發。英使則稟承朝命，雖以勸和爲
主，而自始至終，決不任俄人逞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之譏謀。士國固惟
命是聽矣。至於俄若不聽英，英卽不能不助士，此中之機括，豈有不期
然而然者？時則英法普奧四國大臣，猶未會於奧都也，泊乎會議已定，
土王又狃於傳聞之詞，以爲萬一與俄失和，英必集兵，繼以遏俄，遂
敢挑剔字眼，以爭無謂之國體，不知者謂土捧螳臂以當車，無乃太忘
分量其知者謂土之敢挑俄釁者，實恃英爲長城也。而英則既陰袒於
前，豈能不明助於後？於是以顧和不願戰之英，相雅白顧，侯遂如舊稱
所謂牽率老夫以至於此矣。○英人雖遭土人株連之累，實則時勢所

迫早畧有示戰之意矣。先是歐洲諸國有竊笑英國者曰：昔日之英吉
利固所謂英雄蓋世者也。今則庸庸碌碌一變而成閭閻中無聲無臭
之人。謂余不信。試問近四十年中曾見英人於維持商務而外有一奮
其威者乎？英人聞而心恥之。曾語人曰：今者時值承平。所謂英雄無用
武之地耳。苟有機會可乘。英亦何妨一戰哉？至是則機會已至。若使依
然蜷縮前之笑之者。不將自謝爲有先見之明哉？○至於法皇魯意拿
坡。本欲勞師於外。俾臣民皆樂情於戰事。已得安於皇帝之尊位。百
則行伍之間。逸居無事。不免有騷擾之憂。又念平日所行之政。皆不恃
理而恃勢。熟察民情。難多不服。今若助士以拒俄。時哉時哉。不可失矣。
況乎歷代以來。英兵不出。則已出。則無有不勝者。萬一不勝。則以
勁卒。必使奏凱而後班師。今乃憊怒雷震。與俄相角。我若再出兵以

助賊資之數無待贅述矣。且今之侵土者非虎狼俄乎。昔我叔拿坡崙
第一皇親統法兵六十萬人深入俄境而事機不順。桓桓起赴靈喪沙
場。法旗之續有國微者。悉爲俄奪。今雖情遷勢改。餘痛迄未能忘。若乘
此時以樹新威。以雪舊恥。尤爲一舉兩得。若夫法皇之自爲計。則更有
進焉者。謂當今之世。歐洲各國之所仰望而深佩者。惟英吉利耳。我竟
助其以拒俄人。皆知惟我與英深結交邦之誼。我國民心。即使少有不
靖。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敢逞。是一舉兩得之外。更計出萬全也。於是魯
意拿坡崙亦尅日誓師。陽爲助英以安歐洲。陰實稱兵以擊皇太。至法
之大臣。於他事尙不敢諫阻。況軍國大計哉。法兵遂出。○土王知英法
兩大國皆顯助已。不特欣喜過望。且心安而膽益壯。雖與俄皇尙通信
使而辭氣之間。不少假借。即使觸俄之怒。亦所不懼。又考歐洲故事。從

未有兩強國同保一弱國者何幸機會親逢失今不張國威後雖竭力求之不可得矣於是土王欲戰之心亦遂須臾難緩其在奧京代議和局之四大國英法二國已舍玉帛而用干戈其餘普奧兩國何能爲力卽欲強預土事遇之使不得戰實屬難若登天而英法土三國則已合力同心若有逼之使不得不戰者當此殆戡戔之際惟有俄國尼古喇士皇甘避三舍自承前言謬誤之一策或可水銷瓦解然四國大臣在奧京所議之和局俄皇本樂於領受徒以土王初欲強易約章之字以爭體統繼又寧涉英法之師以侮強鄰俄本以狼鷄爲第一且受辱至此其尙肯他化悛悛耶蓋於當世貽禍於後來哉俄皇亦惟有拋擲情理振作精神鼓方張之氣激勵屢勝之將士以與三國相支拙敵僅月圓數度而彼此皆靡廬以須矣

英法
聖諭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三月

十一月三十日俄兵進逼土耳其城守悉

被海軍之海軍掃蕩而誅夷之即欲乘勝以入黑海英法二國聞之會
同檄告俄皇云自今日以後不許賣國一兵船擅入黑海一步如敢
不遵請試吾刃俄皇尚未覆書而二國已各遣兵艦堵截黑海口要道
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不但俄土之釁無可挽回
而英法二國之師亦已同入戰場至俄軍所踞土國之地本與奧普二
國邊境犬牙相錯奧普二國邊吏紛紛告急於朝故奧普之欲退俄師
也比英法爲尤急先已各命大臣挺身而出攬臂而起若謂俄若不從
二國之所請二國亦惟有出於一戰以退俄師然決裂之詞尚未形諸
齒頰也及見英法二國已願同任仔肩之重奧普二國遂不遣一將不
發一兵雖星馳之文告相屬於道但以筆墨角勝而已○英法二國知

既觸俄怒兵革之事在所不免遂於未下戰審之前迅速兵船載兵而東自春徂夏兵卒與糧食相輔而行皆屯聚於黑海邊之發腦海口英廷命公爵喇格蘭爲大將軍法廷命勝雅瑞特爲大將軍一應軍政皆許以便宜從事查英國憲繼吞大將軍前倭西班牙國之役喇格蘭公實副戎燕法國前征非洲北岸亞勒尖地方之役勝雅瑞特已克獨當一面既而魯意拿坡崙欲矯民主之政仍爲君主勝雅瑞特又親典禁軍以威臣民之二將者皆所謂飛而食肉者也赫赫之名震於歐境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二國部署既定遣使至俄軍中明示戰期而俄法之所助者非大有爲之國也歐洲庸惡陋劣之國也一旦傳以羽翼長其氣燄推類以至於極將必釀成殃民之禍至於不可勝道而後已然則英法二國實實然勞民傷財果何爲哉

斯巴斯士機者亦黑海口之鎖鑰也與麥腦海口聲息相關儼有屹然

並峙之勢其外英程十里

按英程三里約合華程十里許

即屬黑海之灣水面寬英度三

四百丈

按英度與華度不相上下

斯巴斯士機在海灣之南俄軍集布足資扼守俄

之官弁兵士約四萬人先駐於此以其非經商之所故並無貿易中人

難處其間且臺內徧通水道俄艦多艘又於斯巴斯士機之內外河面

往來游弋其勢足以禦各國之兵艦而不虞其衝突英法之人病之○

英兵之陸續遣往者截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咸豐四年

九月十四日已有

五萬人均駐紮於斯巴斯士機迤北計距英程七十餘里之開迷啞地

方英軍之偵探者未返故不知俄兵共有若干名喇格爾公大將軍亦

不欲知俄兵共有若干名曰余姑聽滅此而朝食即於是日會同法土

二軍秣馬而南疾馳數點鐘之頃即至亞喇瑪小河干遙見俄兵屯營

於小河南岸之小山巔英法土三國之師，亂流徑渡，人馬蹴踏，小河之水可涸也。俄兵據登高閣下之勢，礮聲怒發，彈子狂飛，三國前隊死者無算。英法二大將軍號令嚴明，人人皆懷必勝之心，即人人皆懷必死之志。前者既死，後者繼進，俄統帥雖甚能軍，指揮部下竭力禦以礮彈，而英法土三國之師如怒潮之湧進，中道雖有重山積嶺，以爲之阻，其死者皆紛紛從山崖間下墮入溪，而銳氣終不少挫。喇格蘭將軍於死者之多少固不暇問，惟急思有以制之，遂督飭步兵由中道進，又輔以巨炮二尊，從步兵之旁，向上連環猛擊。俄兵之屯於山巔者一礮猝至，前軍盡仆，後隊尚未成列，大面業又驟來，俄兵亦血肉之軀，豈堪當此蹂躪？鼓聲忽死，旗竿盡折，全隊皆覆，蹙而逃。此爲英法土三軍第一次戰勝之喜。夫英兵固善爲陳，善爲戰矣，乃至日暮收軍，點驗士卒死傷。

者共三千人甚矣其慘也

喇格蘭大將軍既奪俄壘，星夜移會法國，勝雅瑞特大將軍整旅追
俄軍，將掃平斯巴斯土撥，而後迄可小休也。不謂勝雅瑞特以法軍力
乏爲難，遲延不進，喇格蘭無可如何，亦暫安營。既而知法軍尙可大用，
惟勝雅瑞特忽膺痼疾，實難從事戎行，故不允喇格蘭之請，延數日勝
雅瑞特卒於師，繼其任者始會英師，進逼斯巴斯土撥，不知英法兩軍
若乘一勝之威，長驅直入，則破斯巴斯土撥，不啻易如反掌，徒以法師
病危失此機會，俄軍遂得窮其日夜之力，經營布置，使斯巴斯土撥固
若金湯，英法之軍既至，攻之不克，襲之不成，惟有築長圍斷餉道，以困
俄師，喇格蘭懷悶無似，然論者謂假使英法當日以破竹之勢一戰而
破斯巴斯土撥，或將謂僥倖成功也。今既緩築長圍，雖不免老師費財，

而強弱既判勝負遂分不尤愈於走馬破城乎○英法十三軍之攻斯
巴斯士撥也上馬殺敵洗足登舟沿途無攔截之危罷戰有安眠之樂
其於添兵運餉諸大事亦各事無阻俄羅斯則孤軍遠戍饑餉既艱
於跋涉濟師尤苦於迂迴以之當英法兩雄師土耳其一土著成敗之
數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九月下院以迄十
月中旬三國之兵陸續安設大礮於斯巴斯士撥城南之一山頭即以
此山爲作礮臺而其附屬於礮臺者又有兵艦多艘臺上及艦中之
巨礮共一千三四百尊部署既定軍令驟下各礮紛紛開放但見彈如
飛炮齊向斯巴斯士撥城中轟入自朝至於日中屢數點鐘之久未
絕礮聲蓋亘古以來攻城之猛無有甚於此役者山頭下令罷攻曉見
斯巴斯士撥各礮臺似未有所傷損英法土各軍皆知戰事非一

日可了卽令鳴金收隊。三日英法士三軍仍在城南鳴礮攻城俄亦出兵三萬名以攻南山。前後相持共七日之久直至十月二十五日彼此未分勝負俄人真勦敵也。

俄軍以被圍日迫。亟思策間抵隙突圍而出重圍大舉。一日忽以馬兵攻土營土人不虞俄之至也。大駭而潰。俄馬兵直趨土營而過進至巴喇克拉瓦地方與英師部下籍隸蘇格蘭之第九十二旅兵相遇其兵總愀伯素能作士氣無知部眾饒有膽畧望見俄兵將至卽令本部兵前後列作兩行不必作方陣以互爲護衛。按英國軍制遇與敵軍接戰之際結列爲兩行前後相護也蘇格蘭兵各遵將令任俄之馬兵狂衝而來皆並足而立無一動者及俄兵衝至四五十丈之外愀伯號旗忽舉英軍怒饒齊鳴前隊俄兵紛紛死於馬下俄將知不能取勝火速收兵而

退英帥大營聞俄軍之出也密遣馬兵先伏要隘以截其歸路遙見馬
蹶塵起知俄兵已退然仍相伏不出少頃俄馬兵疾馳而至其統兵將
領見地勢險阻恐有伏兵正下令站隊搜尋間忽聞邊角哀號英馬兵
驟起衝入中堅俄馬兵不及回頭抵禦早已四分五裂其大半皆殲於
英兵之手十歲中之一二歲皆被英馬踐踏而死其餘零星散卒幸脫
虎口者相率狼狽逃生醫局計不及五分鐘時俄兵或死或逃巴喇克
拉瓦戰場中但聞英軍發凱之聲無一俄兵之踪跡矣○俄之偏師雖
敗而城外之行營距英法土三國之營僅英程五六里耳英兵糧乘勝
進政諜報俄營有大礮三尊足以自保乃止○英軍之在土疆者皆先
後與俄相見以戎衣惟細兵羅歇世傳所部馬隊一營未親鋒鏑總帥
喇格爾公欲均勞逸繕裝軍糧使臨前敵并遣補司製糧持往以重其

事敗後展讀訖卽問努爾曰檄文中使本總兵率眾前趨而應以何處
代界限初未明言不知使者頗行總帥亦當面諭及之乎努爾曰未也
惟車弁默揣上意必係令君直往前途與俄兵鏖戰耳羅歇曰敬諾隨
宣諭部密備齊甲仗振旅而出其時全隊中自總兵幫統各官以迄衆
戰士皆知趨前一步卽與死路迫近一步總帥斷不忍置我輩於死軍
令必有大誤然無一懷退避之想謂與其違令而死於法毋寧遵令而
死於敵也遂由山峽中緩轡而進俄軍忽見英軍一小隊來當大敵舉
莫明其故英總帥等則於中軍遠瞭之際始見羅歇馬隊直至前列初
未之疑繼見千蹕蹴踏匆匆遠去知其誤會軍情之意不勝駭詫而追
之不及惟相顧扼腕而已羅歇既出山峽向之按轡徐行者忽焉加鞭
疾駛俄軍百蹕齊鳴乃英將士皆捨死忘生竟從藥雲彈雨之中直前

俄之前部殺俄司礮之兵而衝入中堅俄馬兵數隊不能禦紛紛潰退羅歇乃下令退兵不料馬首欲歸俄師又集開花礮彈猛擊其後嗾騎千萬眾痛遏其前羅歇策勵部下奮力殺透重圍回至原駐寒柵頽然下馬喘息與呻吟聲相應答也屈指自出隊以至歸營相距不過半點鐘金華氏出隊時共計六百七十人歸營時僅存一百九十八人餘皆死於俄軍中似此膽量固屬絕無僅有似此恪遵軍令之忠勇尤爲難能可貴至今英人傳爲佳話每一述及無不齊聲贊歎至於臨陣捐軀之四百餘人雖緣誤會重傷慘死而無屈死然而非徒死也俄軍皆曰區區數百人敢於肉薄大軍豈盡如趙子龍之一身都是膽乎我輩與此種人戰實不可視爲等閒故羅歇雖負創而歸未擒一俄兵未獲一俄礮餘物亦無一所得而實奪俄人之氣彼徒以攻爲守地將將爲

動烈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俄皇以英法土三國之師，准踞南山也，欲遠而去之。然巴喇克拉克瓦之役，僅能奪土耳其大礮數尊，礮臺數座，計惟有大勝一次，始振軍威。十一月初五日，黎明，俄皇命其親王爲統帥，先行出師，禮下令，磨食，并以美酒，徧犒衆戰士，以壯其膽。頃刻間，俄軍五萬人，拔隊齊出，直壓英法土三軍。而陳時正大霧迷漫，觀面不見人影。三國之軍，或駐山巔，或營平地，皆未知俄師之驟起。及至鼓角聲喧，礮彈猛至，方共驚覺。而俄已厚集兵力，欲登高山，甘心於駐守。英克曼之英兵，英總帥喇格蘭於濃霧之中，既未知俄兵之衆寡，亦未知其欲踞何山。且英克曼之英兵，僅有小隊數起，彈藥亦寥寥無幾，不足以拒俄師。假使如荀林父之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則必載亂旗靡。」俄敵大熾，土事遂不可。

問矣。然喇格蘭公能以堅忍之氣，鼓時零之衆，下令人自爲戰。彼此不相統屬。於是英兵之有藥者，鳴鎗奮擊，無藥者以鎗尖之刃，及所佩之刀，竭力捍禦，不令俄衆上山。歷半點鐘之久，一步未曾退讓。而法營中已聞警報，法兵九千名，雷轟電掣而來。俄親王知不能取勝，下令退兵。死傷不計其數。是役也，俄皇用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計，特出重兵以扼英之散卒，較之巴喇克拉瓦突圍之戰，尤爲猛悍。而又濃霧四塞，天心亦似默爲相之。俄皇竊計滅跡掃塵，斬其梟帥，直指顛問事耳。至受其迫者，雖以他國至精極練之衆，恐終不免於拔靡。不圖英軍以人自爲戰之法禦之，吾知俄軍既退，俄皇必以心問心曰：以少藥無彈之英兵八九千名，而能阻兼帶大砲之俄兵五萬名，已屬奇不可解。即使英兵來較，亦僅九千名，乃俄之全軍紛然遽退，竊思出奇制勝之期，從此

徒然諸夢想而已

英軍之勝畧遠近爭傳，國中聞之，踴躍萬狀。又聞全隊在南山守陣，急共籌撥薪煤數千墩，寒衣數大船，脯糧不計其數，運至巴喇克拉克瓦。軍前務使從軍壯士飲食無缺，居處得安。其時英軍之戍守山巔者，遙見山下汪洋巨浸，中英旗飄颻，共知衣食已至，不覺凍餒相與拍手，歡呼而不知將士之受困者，蓋已匪伊朝夕矣。○英軍初到戰場，之數十日淫霖不已，當道諸人尙不知有修路之法，海口泥深沒腰，寸步難行，食物之在船者任其狼藉，無從盡取以贍軍。且軍中每一舉動例必稟命於上層層制，無敢違拘，故偶遇急事或染急病，往返稟商至准行而事已債人已死，兼之飲食藥餌給不以時，各兵夜臥之處以久雨故棚既滲漏地又潮濕，病者日多，營哨各官仍每日督令增築營壘，病兵

跋涉水中薪煤盡燭無從煮食死者亦日衆嗚呼英兵之勇固他國所莫能望其項背者也徒以軍政不修漸成孱弱其不可用者已有數營甚至某營數百人可用者僅存三十人又有一營可用者僅有七人其登船療病者亦多不治有人按籍而稽七日之內一船之中病夫四人一人已登鬼錄其癰傷於醫院中者或鋸去其臂或截斷其股迄無良方以善其後死者上居七八統計出師之始至進逼斯巴斯士撈爲止凡七閱月死亡枕藉直俟軍務漸覺得手病勢始漸有起色然自始至終死者共二萬六百五十六人實在戰死沙場者不過二千五百九十八人其餘一萬八千五十八人皆死於醫船醫院是主將不善養兵之禍更烈於戰場也英人聞之既怨且怒故於公餉鉅款運送衣糧之外又公請樂善不倦之女士內庭指親至軍前執事療治傷病之全權又

派酋於烹調之庖丁蘇煌往教各兵煮食之法更撥多金從巴喇克拉
瓦海口築一鐵路接至大營以通餽道自時厥後寒者得衣飢者得食
病者得治跋涉者得車向之流於屬弱者今又日見精強矣

此數月中以英營主將不知相循其兵之道故不能立破斯巴斯士撥
然總不任俄之一人一騎得與重圍且舍藥彈用箭須待登舟選取或
別尋良法以破城之外無日不殲聲震耳礮子如整隊之趨驟飛入城
城中屋破人亡所不待言僅護城各礮臺堅峙如故俄國尼古喇士皇
愁悶非常或獻計曰若潛使入至城外開掘隧道而出既可通內外之
接應又可避敵人之鎗礮且若隧道掘至敵營之下實以炸藥猛烈轟
發則以從穴而下之飛將軍易爲從地而升之蟄都督豈不甚善俄皇
從之既而英法土三國之軍洞知俄謀亦各就本營之外開掘地道從

此又閱數月兩軍皆從事於掘地及泉欲如鄭莊姜母子之隧而相見
地面微聲漸息鳥鳥暫得安棲之樂惟隧道旁曾大賊一次彼此各發
大礮肆行轟擊英法土三軍中有礮六百尊一日夜間放出開花礮子
及各彈至一萬二千枚之多傷人之衆亦可知矣查俄之隧道計分三
路以通英法土三軍三軍之隧道即各與俄隧緊對開掘爲日愈久相
去愈近甚至黑暗地獄中可以覩面互談其與法營相對之俄隧名曰
媽辣尅夫與英營相對之隧道名曰立靈英法二帥互議曰今敵人之
隧道已通我隧而來若不一戰作氣同時猛進則曠日持久不將有老
師糜餉之虞乎於是法兵先下隧直突俄隧進發計兩隧相距不過英
度四丈五尺耳法兵勇氣百倍狂衝怒突俄兵雖竭力抵禦而血兩橫
飛飛盡以隧道爲葬身之穴折斷隧道媽辣尅夫隧道遂爲法佔英隧

之距俄較法爲遠英兵既入俄疆先轟當其鋒者無不屍骸狼藉然
俄兵心雖已怯仍各出隨而遁立彊隘道亦爲英踞惟英將調度偶乖
派兵太少知不能守鳴金收軍翌日重遣大隊以奪立彊俄人見此情
形知城南一帶地方萬無可以扼守之理傳令駐守南城俄軍之兵全
行撤退此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五年九月初八日事也○俄國駐守南
城俄軍之兵既撤竟可視爲全軍悉遁矣戰務亦可視爲告竣矣俄國
尼古喇士皇愁病交攻遽於初九日薨於斯巴斯土撥行營矣其太子
愛烈珊德皇卽位於行營知萬不能侈口言戰矣逆遣使至三國軍中
畧言兵連禍結以來英法土俄四國不知共死若干人亦不知共糜若
千金今太子新卽位願與三貴國釋怨聯歡惟執事實圖利之○當英
法二國之師之奔俄陸道也方想進攻斯巴斯土撥必又有一血戰忽

讞報城南已無俄兵於是英法二主帥會同土帥拔隊齊起立破斯巴
斯士撥所有城內之民房兵壘悉命掃蕩無遺頃刻成瓦礫之場其至
堅之砲臺至精之船塢即命安置地雷於其下少焉一點火星自聲猛
震但見磚石城木之類紛飛於火雲萬頃之中下視平地製作深潭俄
國愛烈珊德皇則愁聚泊之各兵艦不免爲三國所奪也悉命繫而沈
之於海於是黑海中俄國羣艦之威權盡銷歸於無何有之鄉矣

當是時也英法土三國中於開達順之弁兵共有二十萬俄新皇知不
能敵不得不遣使求和英法察知其非僞遂亦各願罷兵而與俄平旋
請土耳基王特允自今以後凡基督教中人之在土者必當加意保護
不令再受苦累旋又遣使謂俄皇曰繼自今彼此言歸於好不准貴國
再威逼土耳基照辦某某事務至貴國兵艦之在黑海者以若干艘爲

額但能彈壓貨國之民而止不准額外別有增加俄皇但惟命是聽從
前俄在黑海大有雄視一切僞爲君主之勢今則任由他人爲主并允
黑海之濱不再築造大砲臺如斯巴士撒也者四國於是公訂和約
相率班師

英法士既與俄平歐洲人皆大喜惟英之國債緣是而增於內者五千
萬鎊照光緒二十年先令備計英之兵緣是而死於外者二萬餘人其

飢寒之成痼疾受傷痕者又不計其數然則窮兵黷武果何益哉俄人
甘爲戎首受害固屬不淺他國之或爲應兵或爲助敵者究竟亦無所
利雖土耳其國暫得大國保護之益然英法二國早知其不善宿國必
難長治久安故絕不以保土爲念惟不欲俄國獨佔其地爲歐洲異日
之禍是以決計用兵倘使歐洲各大國乘此機會相與議定重理作爲

萬曆十五年
一千八百
年

善後事宜豈不甚善乃因陋就簡仍任舊及八百萬基督教人之二百萬突厥人再試其治國之法豈能保其不生枝節哉故十五年之後同年俄人養精蓄銳自問可以一逞遂乘普法交戰之際顯背前約聲言當年國有大變無心戰事故草草爲城下之盟其實黑海本應歸俄統屬今反禁限俄艦不公不平執其於此其時法蘭西正當喪師辱國之際與土國均不敢置喙英國亦孤掌難鳴不得不甘心退讓然俄艦之入黑海者既不能限以定額則俄國歲修及新造各艦必須築一船塢船塢既築於水次則必有砲臺保護於岸傍不特土耳其岌岌可危即當年英法等國之庫費多金者不盡付之流水乎

西歷一千七百年

康熙三十九年

以後至一千八百

光緒五年

前後百年中英與

他國以戎衣相見者居其半享承平之福者亦僅居其半耳歐羅列國

亦於此百年中，往往互尋干戈，及至事後之思，初非有絕大關係也。亦非有不解之仇也。一則甲帝乙王相與不睦，而禍及其民。一則前主今王之苗裔，互爭大位，小民亦無寧宇。一則此國見彼國日即孱弱，以爲機有可乘，而竊取其地。一則衆國見一國日臻強盛，以爲風不可長，而遏抑其鋒。似此情形，豈關金局，而且兵燹既開，而後兩國各有同好共惡之友邦，各請興師以相助，遂至局外諸人亦遭波累，嗚呼，慘矣。考英於是時，兵燹之禍大半緣蘇芬之端而起，乃麻端其民破耗其財多至不可紀極。如一千七百一十二年，康熙四十四年英國糾約奧和二國以攻西班牙，法蘭西二國而歐洲俄羅斯以西各國，非助英奧和即助法西兵連禍結紛擾如麻，揣英之心，不過欲阻撓法之主孫，不令王於西班牙耳。及歷十二年之久，法王孫仍爲西王，歐洲大局後亦無甚干礙，不幾悔始。

禍之矢計乎又如一千七百十五年

康熙五十四年

至一千七百四十五年

乾隆

年之殃則緣前爲英人逐出之王仍欲歸英復辟遂致自相殘賊也一

千七百四十一年

乾隆六年

英連奧斯馬加之師與普魯十三國西之師大

戰則緣普法二國以與國新定繼位之人於心有所不洽故致於此迨

一千七百四十六年

乾隆十一年

奧國情甘退讓別迎一君始克罷兵然烽

煙片埃之危又歷五年矣一千七百五十六年

乾隆二十一年

兵衅又起則英

普二國台兵以攻法蘭西俄羅斯瑞典奧斯馬加也法俄瑞典有害於

普普或不得不出於戰英國於此不相干涉而亦戮力疆場七年始已

者則應普之求也當是時也英之丁口不過十二三兆商務亦不甚暢

旺然戰禍既開用財如激水竟有一役而撥出英金已至八十二兆

以尋常市價而計約

者民窮財盡厥有由來矧數而外英與西班牙

銀三萬一千八百萬

兩

牙累世不相能此百年中

共戰七次計一千七百二年

康熙四十四年

西大戰而後一千七百十八年

康熙五十七年

一千七百二十七年

雍正五年

七百三十九年

乾隆六年

一千七百六十二年

乾隆二十七年

諸戰其尤著者也一

千七百七十五年

乾隆四十年

英在亞美利駕洲開墾之新地自立爲國今

之英以兵力威之前後交戰

八年卒不能克始任其立國而罷兵此

八年也又分兵以與法利西戰

此即所謂七年之戰

所謂兵費別立一冊俾以美

洲之戰而論英廷實耗英金一百兆鎊

此即所謂七年之戰

皆貸之於他人

每年需付息金已多至三兆鎊

此即所謂七年之戰

試問其故則曰

不許美利堅爲自主之國也而今何如哉一千七百九十三年

乾隆五十八年

英法之戰起至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十年

歷二十二年之久始克言歸

於好

此即所謂七年之戰

第十六編
卷一百一十
八百年
庚申年

拿破崙皇用法人以亂歐洲各國之前千戈滿地無往而非戰塵也拿破崙卒於海中小島之後則大有太平氣象矣試觀英國自滑鐵盧罷戰而歸惟務休兵息民即使偶開釁隙亦復可了即了絕一似前之廢兵黷武至他國欲推轂何人爲主則謂不過帝王之家事耳英國豈值顧問我所宜重講者惟何事有益於國則悉心竭力以圖之故此七十年之內按此書成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英法兩國在二十八年內共計七十年用兵數次不過如風水相遭偶然蔘泊無端當軸之意前惟好戰今惟好和相去幾如天壤惟助土以拒俄則似尚有當年氣概其餘瑣事卽如未受教化之諸小國會以偏師取之又如希臘國遺土耳其國之凌逼英欲助希爲自主之國則掃蕩土之海軍然又殲破叙利亞之鴉刺海口使叙利亞歸土管轄以持其平又如阿非利加洲西北岸有啞喇拙玲人常爲海盜則勦平之

又知亞細亞洲與其雄藩印度接壤各國曰戈二卡曰瓶大離曰阿富汗曰星特曰維甸曰雪克英曾征服之俾印度益形鞏固惟以印兵會叛英國故當亞洲有事之際多用歐人而少用土人又嘗三與中國戰一與日本國戰破日本之一城其他則一用兵於南非洲曰卡飛兒不安也四用兵於波斯曰此不過如兒戲也太平洋中新興諸島之役曰定土人也埃及國遙南亞別新尼亞國之役曰不得已也故兵費鉅非洲西岸亞酸梯人蠢動又南非洲蘇祿地方英國設官為所辦之事不顧總統致激蘇祿人之怒英皆命將以伐之若俟楚然相鄰國人遷至南非洲立為新國與英小有不睦英亦定之而蘇祿為藩屬此一千八百年以後之後英國棄玉曰而千戈之大較也外此尚有三大事一上節云云實皆因鄰國之事諸多難脫不得不著為部者猶曰為戰故

埃及國
乃古多矣

乎小矣惟英國正防俄患時阿富汗國忽殺英廷派駐之官幾釀大亂
乃英民皆不欲戰但勸朝廷與之議和故雖英兵已壓阿境仍不得謂
爲戰至埃及國與屬於埃及之蘇丹則於英之大局頗有關係矣○當
埃及之兵變也英廷聞警以爲英與印度往來孔道厥惟新開之蘇彝
士河而埃及國通商臨於是若任其危亂埃及固不足惜而英則贖矣於
是星夜調兵往平其亂此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事也初英國富室
曾屢應埃及之求而貸以軍金及聞埃及亂深恐本利全拋亦各竭力求
英廷救其兵艦乃破埃及之亞力山打海口又大戰於陸地即英史所
謂脫肋刻皮之戰也埃及既平乃效土耳其之設一總督而兼轄其地
然平賊以後埃及連遭奇災英富室之值仍不能償故英廷應金數百
萬鎊以供軍餉僅顯其威武於埃及耳其實正惟威武之顯大招法人

之賊如然則擅權於埃及利未者而害已形也○一千八百八十三年
光緒九年埃南之蘇丹省人謀叛其王回教中興一人焉曰馬地譯言聖人
也馬地雖與埃王同奉回教而心殊不服英恐埃軍不足恃又欲往征
之不謂從馬地而叛者人如蜂屯蟻聚英兵未至而鎮守蘇丹之埃及
官軍已爲馬地悉數掃除英兵卽從紅海口之蘇窪茲登岸查得由蘇
窪茲以至蘇丹內地沿途皆崎嶇凹凸不便行師於是籌撥英金一百
萬鎊以築鐵路乃甫興工而遽罷改命大將軍戈登卽同治年間助中國
以平捻寇之亂者也
至卡二通與馬地議和馬地不許戈登與其部下皆被羈留英廷急派
統師一萬名星馳往救翻山鬼水苦不堪言而師行所過又皆沙漠之
地炎氣所迫士馬皆疲更有上人節節梗塞雖經逐漸祛除不免曠日
持久及至卡二通則戈登大將軍已於二日前慘遭戕害矣此一千八

百八十五年

光緒十一年

事也英軍爲之喪氣且馬地已爲卡二通一帶之

主繼有風聞黑地業已病故英廷謂馬地既死餘衆不能成大事下令
撤兵以冀蘇丹人自行解散論者謂英於此役輕舉妄動論其人則智
勇絕倫之名將果毅驍健之偏裨有膽多力之士卒盡委而死之於炎
威毒瘍之鄉論其財則國庫之積儲民生之膏血盡付之於流水論其
事則一無所成云

年來列國失和有延請持平守正人公斷曲直之法創其議者實惟英

吉利美利堅二國當美國南北省大亂之際

即世所稱南
北花旗之戰

英船數艘乘危

圖利攻劫美國商船財貨美亂既定核算美船之受害於英船者共銀

若干卽向英國索償英廷答以此事曲直非我一國之能遽定不如延

請公正人持平判斷庶彼此不致受虧美廷初疑英有藐視之心繼而

不許兩國數年來往國書互相辨駁負氣特甚及持之又公美人之氣
昏平英廷又理前說謂貴國所索之數恐有不符仍宜邀人公斷爲佳
美廷始爲之首肯於是英美兩國各選數公正人持平核議調謀愈同
乃判曰此案美國理直蓋美國富自顧不暇之時英廷宜及早約束本
國船隻不准在美洋滋擾英乃計不出此應以美金三百萬鎊償還美
商耗損之款英廷卽允照償美廷亦無異柔備末益之想案遂結似此
絕大之禍勢師動衆直指顧間事忽諸公正人居間敷語遂爾冰銷瓦
解誠爲巨舌以來所未有且英與美皆大國也乃能服理而不恃勢則
凡他國之不如英美者日後倘有齟齬何不可援案辦理之有

英國既以佳兵不解爲戒又知卽有齟齬可交公正人剖判然仍不肯
不籌兵械者豈以數百年定章確難忽變乎深思遠慮之大像如故相

曾特曾欲裁減額兵僅以一萬八千名爲率則一年國家所耗之兵費
及武弁之俸薪僅英金一百八十萬鎊足矣前宰相被利則曰國家養
兵與其過多而遊惰成羣薪械山積毋寧過少而不敷戰陣之用也今
宰相祀諫士端公紀相於光緒二十一年以目疾乞休亦屢請英廷節省養兵之費并不必

豫儲各種利器三相之言如出一轍惜英國之民皆不肯聽皆願廢其
金鎊以養兵弁故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而論英廷共收英金

九千萬鎊而其出款則籌還昔日兵積之息計英金二千八百萬鎊也

整頓武備之費計三千萬鎊也至國家終歲用入行政一切之費不過
二千六百萬鎊而止此皆昔日爲戰之心成爲習尚而不能驟改遂以
年耗鉅金爲不足惜然識者則深惜之矣查歐洲各國當太平無事之
日共有丁壯數百萬入入行伍以充額兵河上道遠終日無所事事皆

敬其所請進則注注則亡也善則惡心生者不啻爲若輩寫照且額

兵之外又有豫備兵

如中國團練兵之類有警則發召立至

數百萬往往沾染營中惡習核

其兵餉之總數則每年共需英金一百二十兆鎊

尋常約合華銀四萬八千萬兩

以養此

數百萬閒居坐食之游民假使閒居坐食之數百萬人一旦改而各自

謀其生計年中所獲必不止一百二十兆鎊一出入間每年將虛糜英

金三百兆鎊左右嗚呼惜哉余謂弭兵一說至今雖未見端倪但觀地

球歷代之事無不後來居上異日必有人焉灼見較人之勝於害人則

兵氣銷爲日月光矣且無故殺人之入必其未受教化者耳明理之大

國而故犯之是貽羞於未受教化之人也苟理益明而私意不足以蔽

之則卽偶有違言決不敢殘民以逞亦決不至如目前廣有用之巨金

以購無聊之兵器英國居今之日爲今之人他國既各以練兵爲務見

長自無獨自傳劍戟爲農器驅戰士入市廛之道倘各國能如孔子之
所謂去兵者則不特含哺鼓腹之民共相安於無事卽裁減之兵費亦
豈有涯涘哉

泰西新史攷要卷之九上

英國

馬爾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邦治之隆一

英國通商貿易之處五洲萬國無不並駕齊驅且幾無有能繫長
比短者通查五洲萬國出口各貨十成中幾有五成運往英國英國運
往他國各貨較之他國自相轉運以占三分之一而其所以成此無數
之貨者祇居英之人三千四百萬名耳五洲各織布廠需用紗錠約計
七千萬錠內有四千萬錠為英廠之所用故英之布疋及哈喇呢等物
多至不可勝紀每年與煤鐵諸物又連各種機器陸續運傳於各國既
益於己復益於人或疑商務之鉅三此必有窮年莫殫累世莫究之勞
而不知法人未亂以前固亦曾有萌芽之發見也法蘭西然後商務興

由今計之蓋僅歷一百年云

英布之初盛也且不及百年大約曰下七八十歲之老更其髮齡時猶

未大興查一千七百八十五年

乾隆五十四年

英國出口之布僅值英金八十

萬鎊

約合銀三萬鎊

運出口各埠貨物共值一千四百萬鎊入口之貨則寥

寥無幾雖通商業已多年亦初未見其增長也○英國工作之盛至今

日而極矣然論其始則皆非英人之所自創也織布之法起於印度

織布之法實起於中亞印度地與中國比鄰故先知染法耳

一千六七百年

明初間

印度織成布疋運至

英國英之織呢廠織綢局各主人皆言印布既來我等貿易必將衰敗

至一千七百年

康熙三十九年

稟請公家禁其入口英廷許之日久相沿懸爲

厲禁一千七百八十年

康熙四十七年

英僑遊泥里德著成一書中有言英廷

禁印度布疋之來誠爲善政否則織呢織綢之衰滅可立而待矣其據

論之僻如此亦可見當時之好尚矣○綢呢各貨亦非英人所自創也
意大利法蘭西人善織綢英人就而學之和蘭人善織呢英人就而學
之而皆成絕藝又若玻璃一物則意國尼士海口人教之紙則法和
與日耳曼三國人教之布疋則法一黨則法人教之葛布之屬者本英
人所自有其細者則日耳曼比利時兩國所傳來者也當英人之初織
布疋也或欲染色或欲漂白必發往和蘭一千六百餘年明和蘭人善
捕海魚故漁戶中大半和入英之魚者必購於和燒造器皿亦奉和
人爲導師其製成船隻之匠北方則學於丹煙南方則學於意大利其
擅工師之名者亦和人之弟子也先教以製造風磨水碓故英之大工
作其始多借風水二氣之力意大利人又教以編造草帽至其織海成
鹽亦由歐洲他國傳授心法又一千七百五十年乾隆十前英國所需

之鐵其購之於他國者約占三分之二皆以煤引火而鍊之日積月累遂駕他國之上原其所以能駕乎他國者他國但借木炭之力及至牛山之木若被其龍濯雖有精鐵而無火攻之策不覺坐困而英則煤利無窮馴至今日遂成大英與京之後塵及至一得其秘倏然絕而奔彼按轡徐行者皆不免瞠乎其後矣

百餘年前英人雖善於製造而轉臣若遇歐洲諸國乘好帶仇之國助之或則摧抑之不顧民命運貨出口之數恒不如他國論斤計程合華路一百里約需中國

運之術幾各束手英國歷代之君若必先鷹瞵虎視察形勢之所在或則不惜國帑而國中則道路不可行故惜之按當時由陸地運貨每華權一制錢七八文及至行於鐵路計運費

之省於前者十二倍有奇故運費十二斤亦不過制錢七八文且當時路甚崎嶇故恒有斷轅復轍之患一交冬令泥淖沒脛竟有萬徑人踪滅之象觀於今茲中國北省夏雨時行之際其光景蓋彷彿遇之也倫敦者英之都會也其居人所需之飲食當時大半藉牲畜之力且近在同省而道路不通運費昂貴故甲地則多稼如雪農人不能易一文錢乙地則庫積多金竟無從購取斗粟又若英之南境人欲赴北境其實客則俱坐大馬車得得而來計往返一周必已月圓一度以視今之火輪車人於今夜九點鐘初登車明晨八點鐘即到者其相去爲何如也況緣運貨不便之故人又百計豫籌其所必需如農夫本以耕種爲業者必養羊植麻以備禦寒富暑之用其婦女則必學紡紗以紉交鄰居之善績者織成布疋染布之聲亦須自種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蓋皆

第四節
絲綢布帛
如善如常
光

謂若待外來之貨恐不啻守株待兔也然求新法以通轉運者亦已眾口一詞矣

四百年前明英國定章凡以羊毛所織之物皆須仿照成法不准私自更張然是時出口之貨若氈毯等類尙年值英金二三百萬鎊乃英廷不時不知維持商務反設苛例以重阻之其未織成物之羊毛不許私運出口他國羊毛織成之物亦不許私運入口運者治以罪罰易一途皆大不便至洋布爲大宗生意當時尙未見端惟印度則先有能織者大約當中國宋元之際回教中人佔踞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國境始取印度之法通之於歐洲於是意大利人漸能學之然他國仍未廣行也直至英國創爲新機然後日臻繁盛○英布所需之棉大半購之於美洲然一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以前美洲從未有棉花出口則似

購之於亞洲其始英人未能知衣被蒼生爲大有功用也故一千七百

二十一年

康熙六十年

官中懸織布之禁買布之禁一千七百七十四年

乾隆

三十始准織布者半用棉花半用葛絲倘欲全用棉花則仍禁之○英

國蠶絲所織之物初亦甚鮮以較同洲之法國不逮遠甚綢商屢乞英

廷禁止外網入口英廷初本不允一千七百六十五年

乾隆三十

年織綢者

激而生變英廷旋准申禁○英人織夏布之法其拙無比公家尙助以

格項其業之日興婦女亦日在家應績麻以助男子然所成之葛布

仍不敷英人夏日之需爰有日耳曼比利時兩國人織葛布以補之○

一千七百七十年

乾隆三十五年

英礦掘煤計重英權六百萬墩

華歷一千六百八十年

現年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則多至一萬七千七百萬墩其相去直三十倍○當時

所製之紙其值英金七十五萬鎊至一千八百四十年

道光二十

年以後驟

泰西

史攷要

卷九上

四

增至十二倍

總之百餘年前英國工作通商諸務類皆微乎其微至一千七百五十年

乾隆十年

以後徧英國人皆知運貨之不便實爲第一苦累因欲廣開

水路其利物浦海口通至曼拙忒城之一路尤爲迫不及待其餘各支

路亦各紛紛請修通計歷十四年之久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

乾隆二十九年

英廷其准開水路四百五十二處及一千八百

嘉慶五年

英國水陸諸路

無一不加意整治於是各種貿易興也淳焉

紡織一業事頗臬濡無端而求工作之日興談何容易考當時之英人

未有講求重學者故雖間有機器恒借水力以運之水力所不能勝即

如廢物英人華忒苦心孤詣忽悟得借汽力以運新機之一法一十七

百六十九年

乾隆三十四年

正月初五日新

機告成名之曰火輪機器用以紡

紡織布靈捷無比，且汽力但借助於煤，不須糜費多金。英之各紡織廠競相購置，如水之赴壑，獸之走壙，不月間舉國風行。又考英國前者雖亦有汽力之用，然無華武之新機，即無以收運動之實效。故正月初五日，即目之爲英國織造極旺之生辰焉。可也。自此以後，又推而廣之於他事。凡他事之需用大力者，無不用華武之火輪新機。是以英國織造通商又換一新世界矣。

華武既創爲汽力運動之火輪新機，英人無不喜其靈捷。一千七百六十七年，乾隆三十二年又有英人哈爾該製一紡紗新機，以一手足之烈同時可紡紗數千條。越二年，乾隆三十四年英人亞寇懷就此機而增損之，又越六年，乾隆四十年英人克楞吞更就亞寇懷已改之機而收之，紡紗愈覺靈便。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乾隆五十二年籍隸英國經吞縣之牧師卡士威又作織

布自來機器於是諸法畢備用以紡織一人可作二三百人之事矣
英國雖得以上諸妙法而狃於歐洲之習俗凡所謂通商章程者一
加以限禁至繁極重名爲通商適以病商且英廷又沿各項保業舊例
貿易諸人更未可從心所欲然則若華若克若若卡士威三人雖
爲先路之導然中途限以高山豈能逕行直遂查此等各章程之立
緣出以私心半緣限於愚見此兩層者皆阻遏興旺之局之高山也幸
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師米德雅堂著富國策一書鐫板
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舊章盡廢諸英人所創之新機至是始
大明之而大效矣

英國既藉新機以成布匹人皆喜其價廉物美爭相購取遂致本國中
所產之棉花不敷各廠之用因查美洲產棉甚富而又無法以去棉花

之子紡紗之際甚形棘手故美洲人視為無用之物無一朵一縷運至

歐洲者一千七百九十三年

乾隆五十八年

美洲屬於英國之地有巧匠曰灰

忒內新創一機善能剋去棉中之子美人大喜迅運棉花到英接舂連

臚不可勝數計一千七百九十四年

乾隆五十九年

美國棉花之運英者多至

英權一百六十萬磅

金磅一磅約合華銀四兩
物磅一磅合華權十二兩

且總長增高有加無已核

至一千八百一十年

嘉慶六年

已增至英權二千一百萬磅似此神速實屬得

未曾有隨後至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十年

美洲發往英國棉花共重英

權八千三百萬磅一千八百三十年

道光十年

發二萬萬餘磅若以最近之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

光緒十二年

而論英國所收各國運來之棉花合重英

權十七萬萬磅

即十七萬磅亦可云
一千七百九磅

紡織之興可想而知矣

一千八百八十年

嘉慶五年

英國紡織各機器一應俱全又有煤斤日出不窮以

運動各機器入口之棉花亦已無窮無盡歐洲他國從無有絕好機會
足與英比並若英國乘此全盛所定例章亦甚愜於輿情從此既富方
穀益未有艾及若其諸工作則以布匹之成爲最晚乃一成之後卽爲
地球上絕無僅有之大觀而況日異月新盛益加盛凡持論及此者幾
疑效宋玉之大言賦世間竟似終無此事而孰知竟有其事也嘻奇矣
查一千七百五十一年乾隆十五年英國出口布匹僅值英金四萬五千鎊
約合華銀一億八萬兩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出口布價亦僅增
至華銀八億兩一千七百八十五年乾隆五十年已增至華銀三京四兆餘
兩一千八百十年嘉慶十五年又增至七京二兆兩及一千八百三十三年
道光十年則增至一垓八京四兆兩更以最近之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三年
而論竟值華銀三垓兩卽三萬萬兩之多矣嘻奇矣○一千八百八十

七年

光緒十三年

英國入口棉花共值英金三千九百餘萬鎊約合華銀一

垓六京兩

即一萬六千兩

出口洋布共值華銀二垓八京餘兩

即二萬八千兩

本

國人服用所需尚不在內即此兩相比較可知織布公司及紡織各工

人獲利之厚況近年以來不但他國人購甲英布者日多一日即在英

銷路之廣亦多於前者不知凡幾故英布之興未有止境也○以上各

總數皆從一千八百三十三年

道光十三年

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同治十三年

海關冊報而得之及細核其實知各海關詳報貨物出數已改舊章故

尚有不止於是者且此特布匹出口之大畧耳又考羊毛織成之貨亦

隨布匹而興凡數百年前所定舊章有不便於民者悉予刪除英人皆

得隨其意之所欲爲且畧以織布之法參入織毛故一千八百七十四

年

同治十三年

英國入口羊毛共值英金三萬四千四百萬鎊

每磅合華銀十二兩

織成

各物出口之價共值英金二千八百萬鎊約合華銀一垓一京二兆兩
即一萬一千二百萬兩 ○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以後英人造葛布之機亦高出於前者

數倍查以前績麻者俱用各種竊機藉水力以爲轉動是年以後亦改用華式之火輪新機無俟乎人力矣惟織葛之機則積年仍用人力直俟火輪新機織造棉布四十年之久始有人變通以織葛云○經之英國紡機各法遂漸得新機器而後月異而不可直至一千八百二十餘年

四所布匹毛屬絲綢各貨除本國人自用以外發往他國者共值華銀四垓八京兩即四百八十兆兩亦曰四萬八千萬兩

初南美洲各部與俄羅斯國開採金銀已數公私之周轉及至諸國通商貿易日廣金銀之用日繁遂不免左支右絀凡求多財善賈之流無

不獨蹙不意人之所欲天竟從之忽得廣產金銀之地一千八百四十

八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國初得嘉禮福尼亞省望氣者知爲珍寶之所聚華人名之

金山舊金山繼則得澳斯鐵里亞洲華人名之最後知美洲之羅結山脈絡相連

計長三千里大半皆金銀凝結而成竟有取之不竭之勢蓋前後三十

年中五洲之金銀前共值英金一千萬鎊者後則歲值英金三千五

百萬鎊合共增華銀四千兆兩之多云○各國既成無數新式機器以

供織造諸事之用需煤日鉅不卜可知於是衆皆知煤之一物實大助

工作之力於國事亦大有關係然而採煤淺廣深識之士皆謂以產煤

之數推用煤之數不久煤苗枯竭各種絕大貿易一旦必將敗壞遂各

引以爲憂英廷乃選派大臣四路查察旋據報稱各處煤礦富不可言

卽歷數百年之久源源照採亦不虞其罄結英人始意今考英國全境

每年所採之煤共重英權一百三十兆墩

華權一千六百六十斤爲一墩

之多合各國一

年所採而總計之亦不過如此鉅數也然則英煤之富可勝道哉○且

英國不但織造廠需煤極多已也需鐵亦孔多百年前法國大亂之時

英國自鍊之鐵每年僅有英權七萬墩

合華權一萬一千六百斤

不敷所用則購

之於他國一千八百一二十年

嘉慶朝

間英國自鍊之鐵每年增至英權

十五萬墩

合華權二萬五千二百斤

購之他國者亦四萬

墩查英國鍊鐵之法向皆

藉清氣透入生鐵而成熟鐵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

道光四年

有人悟得新

法用熱氣六百度至八百度透入鐵中亦成熟鐵且鑄鐵之際較之藉

涼氣之舊法省煤約三分之二於是英既自

有多鐵自有多煤又創他

人未有之新機新法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

光緒三年

至一千八百八十六

年

光緒十年

間不但必別購他國之鐵且可

以每年有餘之鐵約七兆

墩易他國之金銀英之富也宜哉又查歐美二洲各國產鐵之總數每
年約合十六兆墩有奇可見英鐵之富亦直占各國之半矣

英人華忒既創火輪機器之後歷五十年海中行船者仍恃風力陸路
行車者仍恃馬力火輪機器惟藉以取煤於煤井及織造廠旋轉紡織
諸機而已惟織造既借火輪之力運動更便紗布寢多而無法以運之
出口則不幾反受其累乎且他貨之轉運於水陸程途者每一點鐘
半遲則華路五六里速亦不過十里於各宗貿易胥大不便英人乃習
爲奔馬之車無分晝夜按站換馬僕僕道途每二十四點鐘即一疾馳
可華路六百里亦云速矣而究未臻絕頂遂有人苦心孤詣務求得一
更捷之法因憶三百年前明曾有人造一火輪船但其時匠作太拙運
掉不靈終歸無用又憶二百年前康熙有人重創一新火輪船按照英

例稟准公家領有憑照許其爲專門之業不許他人仿造而仍不能通行一百數十年前乾隆英之蘇格蘭省有一小火輪船一點鐘能行華路二十餘里亦非奇異至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一年有富吞者造一火輪船從美國之紐約海口行四百餘里而抵雅巴尼從此造輪船者浸多英國各大埠商賈自相往來皆有輪船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年英有輪船過大西洋而抵美國見者詫爲得未曾有於是火輪船之大用海若皆爲之股慄矣

海道往來既借火輪之力矣而陸路仍用馬力以駕車則仍得半之道耳有善構巧思之工師謂火輪既可運船何獨不可以運車當英法交戰時若輩不願充行伍以禦侮各自閉門造車以冀出而合輟不數年間造成火輪車式甚多然皆不甚靈便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英有施

蒂芬森者造成一火輪車從利物浦海口而抵曼拙忒城計程百里其
注最靈最便英國自此以後變通運貨之法竟臻絕頂故與各國通商
遂成亘古以來第一化裁通變之局本國工作之獲益不待言矣○初
造火輪車時雖超出於舊法者不可以道里計然開築鐵路不能神速
且人皆不知其有無窮無盡之利故不免於阻撓屈計自初創之後歷
十有五年僅成鐵路七千餘里所需之資本亦僅英金八千八百萬鎊
約合華銀三百五十二兆兩行旅之乘車遠行者通計每年僅有三十
三兆人亦誠微乎其微直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九年以後英人始
知天壤間無論何種利益皆不能望鐵路之項背於是上下同心官民
合力日夕孜孜矻矻無非以築路爲當務之急甚至舉國若狂竟有盡
罄其私財以購鐵路火車股分票者初購之時獲利甚厚及本多利薄

更有宜少購而多購宜緩購而速購之人因是多喪其資斧此所謂通
猶不及也然究勝於因噎廢食者○鐵路大興之後二年中廣行開築
較諸前十五年之久竟增一倍查核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清帳
其鐵路資本由英金八千八百萬鎊增至二萬三千萬鎊即華銀九百
二十兆兩英人以紛紛虧折始知鐵路雖有大益然其進亦不可太銳
也○今計英國全境鐵路共長華路五萬餘里其資本共合華銀二千
五百二十兆兩每年鐵路公司人款計華銀二百四十兆兩○英人既
得運貨靈捷之法織造各貨遂得遍通於諸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
所運出者共計英權二百兆墩可見輪車通商之益且猶不第運出
之貨多於昔者而已也人之賦遠游者亦復遠勝於前計一千七百六
十年乾隆二十五年間歸屬搶登諸多周折故人皆憚於出行東西南北各自

爲其風氣人逆各懷私見無以相通且有更相疑惑者既有輪車於是千里之遙頃刻可達本國中固屬血脈靈通他國之人亦可朝夕相見始信邦域雖異情性多同可疑可惑者少可親可敬者多彼此如水乳之交融忽焉毫無隔膜交游之樂孰大於此況人常伏處家園孤陋寡聞何能有濟及徧歷通都大邑見聞日廣學識日增欲舉一事既有所取法不致茫無頭緒又可集思廣益凡已所未知未能之事亦可豁然貫通一時駕言出游者衣冠相望於道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乘車而出之人多至六百兆有奇凡前之拘墟無識者今亦漸能通達時務前之自詡爲風俗醇美者今知各國皆有見長之處而同隸一國之人更復相爲親厚不異家人父子輪車之益真覺更僕難終矣

輪車鐵路之有益於國有益於人尙矣然更有進於輪車而聯徧地球

爲一家者請試言電報之益初有人當雷電交作之際見夫空中閃電
瞬息飛行萬里心竊羨之專心致志久而又欠忽得借電力以傳消息
之法此豈西國六百里馳馬車中國八百里加緊公文可比並哉一千
八百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火輪車初行其疾無比不特中途行走之人不
知趨避且車行之時刻以及經行之徑路前途不及預備未免有停頓
之慮乃沿鐵路之旁安設電綫然僅用以報告行車猶未別有變化也
故惟掌理鐵路者得而用之既而造電綫者化裁通變又能傳信以報
各事漸至盈千累萬之語亦恃一綫以相通陸路遂遍設電竿一千八
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又推而廣之於水路先通由英至法之小海或數十
里或數百里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更遠而通之至大西洋英美
之綫互連其長莫比水陸兩途皆轉瞬可通音問矣○英國以電綫之

大有益於民人也。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特命鐵路各公司開明沿路電綫之價值給以國帑而盡歸之公。又爲之分設支綫不特各府州縣無不相通小而至於鎮店村莊亦可立刻通信於是血脈無壅滯之患消息獲靈通之益英人稱道弗諼。

考英人電學一門與各學同爲新法而卻有大不相同者如汽力一學信異矣然保無後此更有精於汽力者又如以煤氣點燈信明矣然今已更有耀於煤氣者獨至借電力以通音問則萬萬不能更捷此其所以不同而爲開天闢地至今登峯造極之妙法。凡人意想所斷不能到者也。按西語總名之曰德律風而華人則有以德律風專屬一事者如借電綫以與遠人問答千里如同覲面奇妙亦不可思議。○況更有借電氣以放光者計電燈一蓋之光可敵煤氣燈千盞氣之所至不啻白

日麗空今火船及火車之腰站織造廠製造局海中引路地中開礦無不用此電燈其街市房舍間不特大埠之通衢廣陌遍立燈竿即富室之大廈高堂亦皆以一點光明燭然朗照此外如有要工必須晝夜告成者亦無有不需乎此矣○且推而廣之於生力之法尤覺神妙莫測查前之生汽力者必用煤及柴後乃改用煤氣等類似已便捷今藉電氣以生力遂亦超乎諸法之上總之電學一門於報信發光生力諸事皆神工鬼斧變化無窮爲筆墨之所不能形容而已

輪船輪車電報皆能通不通者而使之通然恐未能家喻而戶曉也則報館尙焉初英國新聞紙有閱七日而發報一次者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報稅全行蠲免遂有日日新聞紙無論何國何地出有要事每日可以記載各報館又延請通達世務精工筆札之人以爲主筆每述

一事必使人可法可戒閱之者茅塞頓開惟報價微嫌太貴未能廣銷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英廷又豁免鑄字之稅從此日報每紙僅
取英金一辨尼合華銀約二十餘文即寒士亦可購閱而且報價既賤報館更與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英國僅有新聞紙七百十一種至一千八百
七十六年光緒二年增至一千七百五十四種若合各種而統計之每年所
出共有一千兆卷迴溯四十年前由郵政局代發者每年僅三十六兆
卷今郵政局年發二百五十兆卷餘皆由輪船輪車包封寄遞銷報復
廣報館入息復豐所延主筆更可得絕倫超羣之名士其所持論皆於
國計民生大有關係一遇重大之事諸名流逐日主持清議閱報之人
亦復互相議論愚者皆漸進於明上下無隔閡之憂利弊無混淆之患
謀國者亦凡事易於措手小民不致嘖有煩言何莫非新聞紙之功乎

○售報既多、印報宜速、即有人另覓新法、以期速而愈速、考英國印書、向皆沿數百年之古法、每、一點鐘時、僅克印成一百五十頁耳、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泰晤士報館得一新法、用德國人所造之火輪機器、以印報、每、一點鐘、可印一千一百紙、亦自以爲速矣、又閱多年、未之能改、近年始迭出新機、往往後來居上、於是每、一點鐘、可印報二萬五千紙、且送入機器時、不過空白紙一大卷耳、及至出機、則已印字裁幅、兼摺疊裝釘成書、其爲便捷、尙可計哉、又有另澆鉛板之法、但將各字排成一幅、頃刻間、澆出鉛板多塊、分裝機器、而刷印之、則便之又便矣、英國與各國通商、貿易日廣、其船隻亦隨之而日增、查一千八百、嘉慶年、合共英船不過可載二百萬墩耳、及與法國交戰之際、署增至二百七十五萬墩、和局既定、船隻無轉運之需、船主聲類相告、船遂有減而

無增一千八百二十九年

道光九年

少載於十三年前者約三十萬墩是年

以後大有轉機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光緒元年

同時可載六百萬墩若合

每年進口船隻而計之蓋可載四千五百萬墩、

英國有考求重學之專門名家屢創萬古未有之新機器人民咸利賴

之湖自一千六百年

明萬曆間

至一千七百五十年

乾隆十五年

勻計每年僅創

入新器各有新法稟明英廷均准其獨專利權他人不得倣效自一千

七百六十三年

乾隆二十八年

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

咸豐二年

勻計每年創造新

法之新機器各二百五十種又自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咸豐三年

至一千八

百七十一年

同治十年

勻計每年創造新法之新機器竟增至各二千種若

近而至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竟創造至三千二百種之多

按創造新法之新機器不

第英吉利一國已也法美等國亦各鼓勵其民入分別創造勻計近年來法國年出九千種美國年出一萬二千種較之英國蓋多三四倍

泰西新史攷要

卷九上

十四

英國及諸國之人創造諸新法之新機器其命意之所在蓋欲民之不
遂其生者無不各暢其生機也而機巧之所至殺人之具亦層出而不
窮英法兩國駐師突厥國之閒迷啞地方以禦俄羅斯兵之時卽有人
創鑄新鎗新礮從此爭奇鬪勝層出不窮是則以生人之具變而爲殺
人之心其禍可勝道哉初拿坡崙之用法人以暴骨於外也所用之鎗
俱由前腔人彈及藥又必藉機括擊石以取火然後火藥怒然彈隨之
出故有靈有不靈有準有不準而且鎗管之內務取光滑出彈亦毫無
力量其極遠者亦不過英度六百人英度以十二寸爲一尺
每寸合華度八分零而止故英國
惠靈吞公爵將軍之拒拿坡崙也放鎗六百枝約僅一枝命中其後德
意志之伐法蘭西鎗已較靈然德人欲傷一法人猶必約出彈子二百
七十九枚旋又改用新鎗則約一百四十七彈已中傷一人矣數年前

俄人侵突則約六十六彈已中傷一突兵較之惠靈吞公用兵時十倍其靈巧可謂熟甚焉況今所用者全係後膛入藥及彈鎗管之內皆作螺旋形準頭欲正欲偏無不如志其彈之所至約計英度四千二百尺比舊時約七倍之遠至新鎗之連舊鎗更無從核計假使以熟手放之每一分鐘時可使彈出二十次古之所謂殺人如草殺人如麻者不過僅屬虛言今竟實有其事哀哉又查英國利孫海軍提督之禦法也所駕兵艦皆屬木質若敵軍有一礮子偶然命中卽已全船轟裂今則兵艦之外概以鐵甲包裹卽有極重之礮子猝焉轟至亦尙未覺其有損於是又有造爲大礮務求損此鐵甲船而後已者凡計重華權一千五百斤之礮子裝入礮中船離華路十五里已能命中更有借電力以放水雷轟其船底者縱使船面及四圍厚包鐵甲其船底仍藉木質以

便上浮一旦水雷怒發全船中無慮數百人連船聳至重霄血肉橫飛模糊慘澹爲灰爲燼不可究詰傷心慘日有如是耶是知機器之精妙固屬日新月異而生人者易而爲殺人實大千造物之和隱釀生靈之禍區區之愚所冀各國訂立約章即使偶有違言孰是孰非須憑公論斷不可恃有利器而使無辜之赤子竟慘死於劫火中也

英國既得新法昔日之貧民皆易而爲饒裕不但從前諸苦趣不憂其墮入貧穢養生於富足衣食足而後廉恥生違條犯法者亦絕無而僅有今已數十年矣貧民迴念祖父在日所不能購置之物今則予取予求不致瑕疪然則創行新法之益誠亘古以來莫與比隆也且也自弛外糧入口之禁以來物價陡然平減貧民所得之工值即使不加於前而以之購取糧食等物已多於前者數倍故一千八百四十五

年

道光二十五年

英人所食外來白麵勻計每年每口僅得英權十七磅

每磅合華權十

二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光緒元年

每人每年已可得英權一百二十四磅矣

所食之糧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道光十五年

勻計每人每年十五磅一千八

百七十五年

光緒元年

則多三倍有奇遂有五十磅矣一千八百四十五

年

道光十五年

英人所用茶葉年計華權二十兩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光緒元年

則四十八兩矣

按各國所用茶葉殊不相同美國人勻計約年需英權二十四磅合華權十八兩若法國人幾不飲茶宛間有沒世而不知茶味者

其食外來之花豬肉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道光十五年

每人約得英權一磅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光緒元年

則可得九磅矣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道光十五年

外來雞蛋勻計每人年僅四枚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光緒元年

則可得二十

枚矣是則前後三十年中或多五倍或多三倍或多九倍合諸乳油乳

餅之亦多三倍外來之商固皆獲利而英人之富亦復可知而想而知且不

第購取外來之物多於昔者而已也其購取本國之土產亦漸見其增多昔者英人所飲之酒年計約僅得華權二斤今則四斤是增一倍也惟火酒一物英人皆知其有害於體質故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乾隆七年計每人年需華權二十四斤者至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已減至六斤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一年更減至二斤有奇云○綜覈以上各數可知養民諸法之獲益較諸疆場之間爭城奪地謂爲有益於國計非可同年而語也業既富有多金家給人足爲非作反之心自消歸於無何有之鄉故英國累代以來不乏驚天動地之事業而以之比較養民新法皆瞠乎其在後有國有家者於此正宜深長思也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九下

英國

馬慈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絨述稿

到治之隆二

泰西各國於一千七百之季年

乾隆之季
嘉慶之初

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光緒
初年

凡一百年中不但各種新機器日出不窮即專門名家之各種新學問亦復進而益上溯查泰西開國以來承學之士類皆以祖父留貽之古籍爲枕中鴻寶若能於古籍中悟得古法即謂豁然自命爲全才百年以前忽有人言古法流傳諸尙未臻美備於是彼此編摩朝夕講貫各以翻陳出新爲已任而竊議古人之拙夫古人信拙矣試問其拙者得有何種巧法則又敬謝不敏空言無補君子嗟之然而風氣之開則已有基弗壞矣○日月其邁運會其新迨至是時求

新者已衆萬事萬物皆思駕古人而上之夫古人之才力原非不逮
今人特生於數千年之前更事較少正如人在童年即使姿質聰明
終遜於老成練達也小人生於數千年之後閱世漸深取材漸富又
如髫齡岐嶷之神童歲月日以增識見日以廣也此理易明無煩再
計若安於古人之糟粕而不知今世之醇醪豈鬚髯如戟之丈夫下
儕於乳臭未離之黃口乎於是有所閉戶自精者苦思力索欲窮造化
之微有出門求友者切磋琢磨務剖鴻濛之秘新法浸廣益人益多
人生至此幸也何如

卽以醫學一端而論昔之醫士於人生之四肢百骸五臟六腑運用之
妙皆屬不甚了了故雖投以藥石施以鍼灸如人冥行於月黑風高之
夜無燈無燭惟有沿牆摸壁冀萬有一途之偶至耳今則多創小機

最能助醫生耳目之所不及有聽肺箇者一端按病人之肺一端合醫生之耳則肺病何若無不了然有測喉鏡者以物納人口使不得合可以返照入喉背扁鵲飲上池水洞見五藏癥結其說近於荒誕今製此鏡則信而有徵矣又有驗目鏡治目疾者取而鑒之於眸子之際與瞳瞳神之正與反或爲青眼或爲白眼無不一目了然又有密視婦人乳戶鏡其功用與測喉鏡同更有顯微鏡雖細如一粒粟者可使現須彌世界有此以上諸器然則尙有何隱之不可燭何疾之不可療哉至於藥餌諸品有昔人視爲最要者今則以爲無關痛癢而棄之有古人所未及周知者今則以其可療沈痼而用之又有蒙汗藥如果露方之類醫士察人之病須治以刀鍼者喂使食之即冥然罔覺藥力過而豁然頓醒則割刺之險已如雨過天青矣從前外科醫生治人疔瘡諸證使

人痛苦萬狀，今有新法，又得蒙汗藥，諸弊悉免。又如石淋一證，患者幾不聊生，甚至緣此喪命。今以新法研磨男子陽道中水泡，結成之石塊，使之碎如璫粉，數日即愈。有一種病，身忽發腫，向者無人能治，今知因血管脹裂之故，治之甚易。小孩閃眼碰腳諸病，今亦可治。昔者遇有重病，或須斷其肢體，謂必如此，而始克苟延其命也。今亦得無數新法，或但截去一小節，即保無礙，不似前代醫生，毅然斷朝涉之脛，決然折三公之臂矣。

昔人偶染瘧疾，眾皆謂爲過祟，往往鎖鑰空房，不令出入，甚或加以捶楚，甚或飲食不時，其尤甚者，貧家舉其患瘧之眷屬，視爲怪物，任人觀看，而猶取錢文。總之凡事無不苟待，而未知愈苛待之愈無靈驗。竟瘳之期也。英國公家恒惻然憫之，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一年持賑數大員。

十年

持賑數大員

博考其致疾之由旋據覆稱查得此種苦證惟能妥籌善待之法年中
獲救者當必不鮮於是英人漸知昔日苛待之非闕二十五年英廷定
苛待癲狂之律若有仍蹈故轍者悉予以罪查昔時管理瘋人之醫士
人等皆謂若輩失其恒性苟不嚴加約束必致別生事端且病亦終於
無救英醫鼓奴俚特地試驗各法知欲愈其疾莫若安其心欲斷其根
莫若適其性遂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九年稟准公家訂立章程嗣
後療治瘋人不准用鐵鍊鎖繫并不准用各刑具於是向之以狠戾待
瘋人者今一變而爲慈善瘋人亦不似前者之猛悍故向之以治以嚴刑
而不愈者今忽爲馴謹之瘋人前之最爲凶惡者今亦似有良懦之狀
總之瘋人肯受無端之苦楚今漸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

伊古以來無論文人野老皆以火爲一日不可無此君又皆知天壤間

自有火之一物而取火之法各不相同更查古者無論中國西國皆有廟宇廟中供奉之神佛前必然點長明燈一盞大抵古人以取火甚難特地留此火種故火熄則罰其住持之人相沿至今尚有未之或改者歐洲初熟食時用兩乾木磨以生火後乃以鐵礮石取火較便歷數千年無能出此二法之外今所用之火柴又名自來火通行各國不過大十年耳火柴之枝需用松木非取自北美洲之坎拿大即伐自北歐洲之瑞威又有硫磺一物產自火山旁之地底歐洲則南境意大利國所產爲多南美洲亂山中多野獸自生自死無人顧問今取其骨按獸士化學之法取出燒質製火柴者既得松木先用最堅最細之機器以劈之每劈一次細枝即紛紛而下旋以此細松枝先蘸硫磺後蘸磷遂成取火第一靈便之新物至蘸磷蘸磷之機器亦甚巧捷祇三數入之力

一日可成數百萬枝故價亦甚廉躉購之者大約英金一辨尼。約合華錢二十文可購火柴八百枝按松礦礮三物相去萬里乃有劈松礮礮之二機器互相湊泊成此至微極靈之一物亦爲人意想所不到故志之

英國創紡織新機以後積時成歲適用他機造者寥寥以成衣而論慘

慘女手可以縫裳自古昔以迄是時相沿不改其藉之固陋口者每日

黎明卽起夜深始睡而所博工資少僅六辨尼。合華錢約一百二十文多亦無過八

辨尼。合華錢約一百六十文終喪且貧亦可憐矣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美

國一巧匠創一縫衣機器。傳中國俗謂爲線線一人掌之可成六人之勞服咸稱

善厥有就其器而收使益精者爲時未久卽有二十餘種每年售出數

百萬具其最後出之一具尤爲神速計一分鐘時可縫三千線之多真

所謂裁縫盡滅線跡矣自時厥後改將十指誇錫巧者俱藉錄裁縫

之力成衣既速得錢自多絲毫貧女俱有生色且藉此以代柔荑之力
每日管理四五時即可閒尋繡伴消遣韶華豈似從前之旦晚埋頭尚
憂無隔宿糧哉

四十餘年前

道光

有人得一奇法凡日光返照之物能攝其影以印於

用藥凍就之片紙較之明鏡鑑形毫無區別昔者歐洲人欲自留其廣
山眞面目倩畫工圖之以筆然雖具類上添毫之技仍不過依稀髣髴
大抵無失其形模而已今得此法則子孫瞻祖父之遺容無不維妙維
肖人遂爭就映之且昔之以畫像著名者潤筆之資無出其右彼面圖
圖作富家翁者可添一對金眼睛以流傳於後世尋常人士雖具清奇
秀逸之姿而無求畫之餘資不免與草木同腐今得此法索價又不甚
奢不特畫圖省識春風之面直堪環珮同歸夜月之魂於是使後人得

追慕與古人相晤對者皆藉此一鏡之力何便如之既而精益求精更

移而用之於他事卽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同治十年

普師圍法京之役普

之將軍和樞密圍城中被困之衆與外人消息不通英國與法國相

距最近彼此聯金蘭之誼者亦最多繫念雖殷鱗鴻難達乃有人彙集

通問之書札印入泰晤士日報旋取報章滿粘粉壁以攝影鏡縮印於

寸幅之紙即使離婁復生終不能辨其作何語印既成繫於法京飛出

之鶴足如出端之點軍縱鶴也者鶴返法京法人取得寸紙則以攝影

鏡反其道而行之俄頃開展印大幅一一翻閱按照姓氏分貽各人如

親朋好類似此利用實夢想所不到者也

近更出一奇法名曰隱聲盒不特祖

宗之笑語可使子孫見之即祖宗之

語皆可讀了孫聽之凡人欲以口語傳貽於後但置一盒向之大聲疾呼或囑囑細

語訖而閉其機無論是何言語盡蓄盒中他日者取盒而振轉其機卽有前說從盒

中出疾聲高

下不爽分毫

泰西各種機器大半興於近百年之中百年以前萬事皆藉十指之力
悉拙遲緩識者病之始創火輪機器之垂或苦心孤詣繪圖貼說先欲
製一小樣幾無一匠可以應命且機器中有一鐵鑄之氣筒鍊成圓鐵
一枝使匠人鑽而通之匠人辭以不能鑽而其用椎鑿打雖亦打成一
孔然孔內既不光滑又有漏氣之處及至小試其端氣漏而聲甚尖厲
幾至無所用之直始創各種機器之人僅能鉤心鬪角化臭腐爲神奇
初未嘗學鑑於嵇康也故須有千錘百鍊之徒運其精細工夫然後能
按圖以成物又須有精細之器具以佐工作然後能得心應手無虛敗
相槌之嫌然製此精細之器具仍須有精細之心思彼此循環缺一不可
可及其日就月將器具愈精愈細由小樣而成大器者亦愈多然無深
明重望之良師或恐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器具雖精細機器雖多不能

決其皆適於用也。旋有重學師出欲廢以器成機之法，而作自能運動之器具，以製各種鐵機，首創而名重一時者，爲重學師把瑪。其所意構之機器，皆製造機器之器具也。把瑪又意構一鎖，無論用何器具，皆不能成。把瑪乃別構機器器具以成之。把瑪之高足弟子曰摸私麗，善創活動而又死定之馬鞍式機器器具。查摸私麗以前各種死定器具，無有能活動者。又一弟子曰摺悶飾，初造鋸鐵機器器具，既而更出重學師曰瑞試梅，始構火輪鎚。曰灰透瓦，始構量物之小機器。凡物小僅至於一寸，若用灰透瓦之機器以量之，可使一寸之一百萬分畧有厚薄輕重長短闊狹，舉無所遁其形。自有此器，無論製何機器，悉皆賴以爲律度。量衡之準，較之舊成之各種機器，精而且準。於是新出機器，日益多。試以五十年中，上較之五十年前，其爲倍爲蓰，不可以屈指計。嗚呼！

盛哉總而言之自開天闢地以至耶穌降世後一千七百七八十年間，
乾隆中葉工作一門皆身使臂臂使指一千八百年後嘉慶六十年以時多變身臂指
而爲機器故前則以人製器今則以機器製之器超出人製之器
精一也速二也準三也其未能全離乎人者則以機器尙煩人掌也
亘古流傳之農具至今百年以前未之能改農夫蹈常習故既未諳田
中所樹之或莠或穀應輸年更易之理故麥之田恒種麥稻之地恒種
稻又未知澆塗之新法故遇地力既瘠之處任其彌望荒蕪俟至數年
後地氣漸回始再竭力墾種更有低窪潯水之田雖能洩水以使之涸
出然仍如二千年前羅馬國人所傳之古法其拙莫比且地面之水痕
雖涸地中之水氣未乾以之播種糧食不特成熟較遲苗種亦不能暢
茂收穫卽不克豐盈其所畜之牛亦因地蘊濕氣不能肥腴按英人容食
之牛今猶然

前者約一倍其勝更緣濕氣蒸騰之故人感之而成痞瘧其爲害可勝道哉至考農具一宗犁則僅能刮地面之懸泥而不能透入深處用犁犁罷然後下種則用八百年前猶太國人之古法或麥或稻既已成熟則以古鎌刀刈割之又有耨板一物亦不啻古人所用英師伐法時英麥每英畛八斗值英金四鎊四先令每斗重英權六十一磅每磅合華權十二兩核之中國之價大約重華權一斤值華銀四分五厘有奇以每鎊四兩計耕者以有厚利可圖遍地耕種不肯少暇歷年積荒之田亦復割麥插禾不煩鳥語之相迫促田主以耕夫之踴躍地租卽因之而騰貴但以蘇格蘭省而論未戰以前年收田租二百萬鎊至罷戰之年竟增至五百二十五萬鎊則其餘皆可推矣和局旣成糧價漸賤而田租未能低減農人苦之始共講求肥田之新法遂有化學師造一代糞之新物

善使地力復元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道光二年

英國薩默爲患有惜米德者

創田畔開溝之法其溝上寬下窄中填碎石仍與田平地中之水果並
洩有人言開溝以後糧多於前者十成之三草多於前者十成之四五
於是偏國仿行糧熟既速牲畜及人口之病亦少英廷喜其大有裨益
而又恐農力之不遠也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十六年貸以英金四百萬
鎊令農人悉仿此法以洩積水農人旋又講求格物之理必先查何草
何木何穀食實與此地相宜然後盡力於南畝又查何物以代糞始合
此土之宜然後加以澆壅既而農學會起凡用各新法者按時聚會各
以已田坐落何處形勢何若已則用何法用何糞備告同人同人亦以
所知所用者相告彼此觀摩益更多且更刊入農學新報以廣流傳
其於農具則別創新型以墾地新機器以鋤地而不用鋤新機器以打

麥田不用耨板一千八百五十二年

咸豐二年

又創新機器以割麥而不用

鐵以農人皆喜用之二千八百五十五年

咸豐五年

有人用火輪力以墾地

比前用之新犁入地更深田中之土既翻陳而出新田中之糧自有實

堅實好實頭實粟之益且此法既行不但其用勝於前其價亦廉於前

向嘗謂英國鐵造風最講新創機器而不知後稷中人亦不甘其下也

英國工藝本爲萬國之冠但近有人言昔者通商貿易幾有年倍一年

之盛今雖向畧有增加已遠遜昔者之銳進深憂工藝一途亦致江河

日下但余以爲今非百年前之比也英會諸國以倣法國之際諸國惟

鑒情於金革英國有數名人則兼創各新法於是英之絕大工藝開巨

古未有之奇而且專門名家

則諸所謂術
行生意也

他國皆不得其法自不免求

之於英英人又素價廉而成物美故他國卽有仿造人仍求之於英英

人之獲利多至不可記極。況英人於既創新器之外，又專用力於織造，無論為毛類之呢氈等物，為棉類之紗布等物，為絲類之綢緞等物，皆為各國日用所需。其蒸蒸日上也，宜哉。不謂日積月累，他國皆自能織造，又體英人工作獲利之厚，各自竭力以製新機，數十年來，有加無已。然使他國不增關稅，則英之貨物，猶無慮祖生之先。我著鞭也。乃近來已有數國增收入口貨稅，美國更獨科重稅。英人嫌其貨之貴，他日亦不得不自行織造。織造既久，熟能生巧，布匹等物，必將與英並駕齊驅。且棉花本產自美國，無須遠購，布工既興，不難使布價賤於英國。寢假而美國行之，歐洲他國亦從而效之。不幾使英國通商大局中，從前出口暢銷之貨，轉瞬間無人顧問乎？故為英國計，必宜別開新地，以廣商途，或更創他人未有之新器，始克翹然首出，仍古利源也。抑更有說者，

美法二國既知英國受益於機器者最無窮盡遂設法鼓舞其民人專心致志於機器之學英國若狃於故智祇憶從前之傑出不求後此之更新則千里馬一蹶不振反任駑駘下駟超軼絕塵之事即在目前矣○若論農家者流亦尚有受困之處歷年已久似無進境溯查前者英人行保業之法若遇年穀不登仍未弛外糧入口之禁糧價即日見翔貴農夫得重價以補歉收景況可不致甚窘所苦者需糧日食之人耳今保業之舊章已改入口諸貨又不加稅一旦旱潦爲災外糧紛紛運至糧價必不能起色農人收穫既少糶費又不能索重價其爲苦累何可勝言且美國所產之糧食所畜之牲畜年中當以有餘者販至英國問其價則反賤於英之所自產所自畜也問其故則緣英之田主所索田租貴於美也是則英自困之道也夫英國初與各國通商時貿易

無一不與佃田之價隨之而貴猶可說也今貿易之勢漸平已貴之田
租不容少貶此何理乎農務本商逐末優待商而薄待農豈得謂爲持
平卽豈得謂爲知本吾願英廷垂念農人之苦而別爲良法以抑田租
無使商盡富田主益富而禍獨中於養人之農夫也斯善矣